

远 见 近 拾

□陆远

与原力同在



「美」凯斯·范·东格著 张力译
《星球大战的世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R. 桑斯坦看来，世界上有三类人：第一类，热爱《星球大战》的人；第二类，喜欢《星球大战》的人，以及第三类，对《星球大战》无感的人。桑斯坦坦承自己年轻时属于第二类人，后来陪儿子重温电影后，就正式跻身第一类人的行列。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从1977年《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首部作品公映以来，它已成一代美国人的“全民记忆”。其更加宏大和深刻的历史背景在于：当“1968一代”年轻人反官僚、反权威的左翼激情逐渐迷失在70年代的重重危机中时，他们对究竟从哪里重寻人的“主体性”充满焦虑。而借助广袤的宇宙空间和革命公社式的义军联盟，《星球大战》系列电影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想象空间：广袤的宇宙总有帝国君王、官僚机构和暴力机器无法完全触及的角落，向往自由的人们完全可以借此在彼此友爱的合作中重拾革命理想。正是受到这种牢牢印刻在脑海中的文化记忆的触动，桑斯坦推出了看似与他的法学专业风

马牛不相及的跨界电影评论集《星球大战的世界》，以细致入微的考据、鞭辟入里的分析和娓娓道来的笔触，从《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出发，分别讨论了文化传播、宗教与救赎、父母与子女关系、自由意志、助推以及宪法与法律解释话题。

所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任何一部有深度的作品，其主题都可能存在多元化的阐释空间。桑斯坦的目标，也许就在于通过解读一个跨越世代的文化作品系列，在电影和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再现人类社会那些“最为根本的东西”，用最简单的话概括，这个东西就是“选择的自由”。

在桑斯坦眼中，“选择的自由”堪称整个《星球大战》系列的核心议题，父亲与儿子、忠诚与背叛、信念与希望等诸多话题，比如阿纳金对黑暗面的抉择，卢克对其父亲维德的拒绝，乃至对观众来说是否选择观看《星球大战》，都离不开对“自由意志”和“选择的自由”之思考。在这一点上，桑斯坦的思考往往既矛盾又痛苦：一方面，他悲观地宣告，基于人类的某些“天性”，他们很难真正实践“自由”，另一方面却又时刻提醒我们：你可以自由地做出选择。比如，阿纳金一直受到黑暗面的诱惑，这种诱惑表面上来自皇帝帕尔帕廷，本质上却是其本人天性中的愤怒、恐惧所致，但即便皇帝帕尔帕廷也明确告诉阿纳金：你有权做出真正从属于内心的抉择。再比如，桑斯坦写道，无论你是支持义军联盟还是帝国，不妨先反躬自问：你所持有的信念，真的是运用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吗，抑或只是一场流瀑的结果？这背后的永恒困境或许在于：既然天性不可改变，那么所谓“选择的自由”真的是一种自由吗？或者仅仅是一

种自由的幻象？对此，桑斯坦没有给出答案，事实上恐怕也没有人能够替我们作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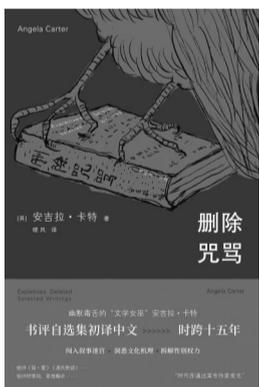
“愿原力与你同在”是《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中一句经典台词，也是颇具跨文化沟通效果的一句话。它像是一个暗语，能够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许多人联结起来。本书译者张力也写道，无论在欧美还是亚洲旅行，不论面对二三十岁的青年还是七八十岁的长者，“当你不知道跟初次见面的人聊什么时，聊《星球大战》往往比聊天气更有效”，提起《星球大战》经常能够得到对方或多或少兴奋的反馈。如果英国人埃德蒙·柏克看到这一幕，一定会感到很欣慰，因为在这当中，人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延续，可以看到不同世代之间强有力的联结纽带。另一方面，“原力与你同在”又像是一种信念，或者政治哲学上的一道喻示。从最早公映的第一部电影里欧比旺对卢克说的这句话，到2016年上映的《侠盗一号》中双目失明的英威一直念叨的“原力与我同在”，在大多数观众心目中，这句被反复强调的口号似乎就预示着某种希望。原力究竟是什么？迄今为止人们依旧众说纷纭，大概永远也不会有终极答案，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它关乎支撑人类内心世界的某种信仰。

桑斯坦曾在有关《侠盗一号》的评论文章中写道，这部《星球大战》系列电影讲述的不是绝地武士的故事，而是一小群普通人的故事。这些普通人绝望地紧紧握住原力这一信仰，而在那时，邪恶的西斯主宰着银河帝国，导致作为信仰的原力渐渐式微。桑斯坦在《星球大战的世界》中想表达的也是同样的观点：人们需要信仰，唯有如此，人们才有勇气和信念去对抗其对立。反过来，也唯有如此，这种观念才会慢慢变得强大起来。

我 思 我 在

□思郁

不嬉笑怒骂，怎么能写出好书评？



「英」安吉拉·卡特著 晓枫译
《删除咒骂》
南京大学出版社

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很多人在初次读到安吉拉·卡特的小说之后，都有一种被惊艳的感觉，然后意识到，我们对她知之甚少，以至于读一本书总觉得不够，会想冲到图书馆，找到她更多的书去读。2012年，卡特的第一本中文版小说集《焚舟纪》出版后，我就有这种印象，这是一位有着非常独特的文学风格的天才女作家，她的小说独树一帜，在众多文学之星中也是非常耀眼的那一颗。只可惜，当时并没有很多作品引介过来。

时隔十多年后，卡特的绝大部分小说都有了中文版，中间还有一本她的传记。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对卡特的理解还远远不够。她不仅仅写过众多让人惊叹的小说，还写过广播剧、童话故事、文学评论、诗歌、新闻、书评，搞过翻译，等等，她写作的范围之广，让同代人惊叹不已。1992年，她年仅51岁去世时，她已经是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被赋予了伟大小说家和女权主义偶像的地位。

在众多身份当中，卡特的小说已经被引

介差不多了，但是她的评论被关注得不多。她生前出版过两本评论集：《萨德式女人》（1979）和《无关神圣》（1979），去世后——据说卡特去世后三天之内，她出版的书在市面上销售一空——出版了另外两本评论集《删除咒骂》（1992）和《抖一抖腿：新闻与写作集》。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删除咒骂》。

《删除咒骂》比较特殊，这是卡特去世前已经编辑好的一本文集，她写好了序言——这篇序言也是这本文集中最好看的篇章之一——但是没等到它问世的那一刻。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发在英国《卫报》和《伦敦书评》上。我去搜了一下，《伦敦书评》上还能看到卡特的很多文章，我发现其中有不少的评论家持这种看法，说卡特虽然是以小说闻名，但是她的评论大概会比她的小说的生命力更长久。这个看法还是挺让我意外的，对大多数小说家而言，写评论只能算是副业，或者为生活所迫，比如早期的奥威尔写了无数书评，搜集到一起比他的小说厚度多了好几倍，但是谁会去读他的书评呢？只有极少数的评论可以登堂入室，成为经典之作。当然，文学史上也有很多小说家虽然看重自己的小说，但最终因为评论成为一代文学偶像的，比如像苏珊·桑塔格。卡特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根据我的判断，卡特的小说成就惊人，评论虽然偶有高见，却无法达到小说的高度。

当然，这并非说她的评论不好，实话说，卡特的评论也比很多专业的评论家写得好。以这本《删除咒骂》为例，卡特提到的几个评论标准我是非常赞同的，比如喜欢能给我们带来愉悦的作家，同时也喜欢争论，她强调说，“愉悦一贯受到英国媒体的批评。我支持愉悦，我喜欢周围能有更多的乐子”。愉悦是评论的第一要义，写得味同嚼蜡的文章是没资格给读者看的，学术论文一样的评论只配评职称用。她同时

还说，“我也喜欢争论……没有争论的一天，就像不放盐的鸡蛋一样寡淡”。评论文章，首先要能激发我的好奇心，能引发我们不同意见，诱使我们更深入的问题进行交谈，这才是评论的意义，所以争论当然要有，如果只是写追捧的文章，那不叫评论。

另外，在这本评论集中评论到的大多数作家和作品也都是我个人非常欣赏的，比如小说家洛拉·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丹尼洛·契斯的《死亡百科全书》、约翰·伯格的系列作品，等等。这些我也都写过评论，但是很显然，卡特的切入角度跟我写的评论确实不太一样。要知道，小说家写评论与文学评论家的评论有个很大的不同，小说家通常不是评论小说，而是想从中发现自己。

大概概括起来，卡特的评论最常用的两个角度，一个是女性主义的角度，一个是阶级的角度。她写了很多男性小说家和艺术家，洋洋洒洒分析了一通之后，很简单干脆地将他们抛之脑后。比如在我非常喜欢的《言语炼金术》一篇当中，这是卡特给现实主义绘制的一幅肖像画，她的分析精准，概括恰当，短句用起来铿锵有力，最后结论让人忍不住莞尔一笑。她非常理性地对这个团体进行了评价，洋洋洒洒写了好几千字，但是在文章最后，她却说，“超现实主义对女人不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我虽然觉得他们很棒，最后还是不得不放弃”。最后的总结更是一针见血，“超现实主义艺术不承认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而非某种投影——拥有自由、爱和灵视的权利。意识到这点后，我便烦躁地走开了”。

评论写得这么任性也是好作家的一种特权。就好像这个书名《删除咒骂》一样，想起来总觉得很有趣，把脏话都删了，还怎么写出嬉笑怒骂的好评呢？

北 园 书 话

□张无极

王晚的身体叙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晚著
《跑外卖》

王晚不用“底层苦难”的标签，也不用“女性困境”的术语，只是把自己跑外卖时的身体感受、遇到的人和事如实写下，却让每个读者都能在字里行间，摸到那些被算法和偏见遮蔽的、真实的生存温度。她的文字由此有了一种朴素而独特的魔力。

这位19岁辍学北漂、干过十几种工作的山东姑娘，把自己的外卖箱变成了“移动的写作间”——就餐时在手机备忘录里记几笔，午休时在城中村的小饭馆里补几段，甚至在送单路上遇到红灯，都要抓紧时间敲下两句感受。这本书没有知识分子式的审视，只有在场者的坦诚：有被系统罚款时的愤怒，有遇到理解自己的顾客时的温暖，有作为女性骑手面对的异样目光，也有对山东老家既想逃离又难割舍的复杂情感。王晚用文字夺回了自己的人生叙事权，也让我们看到：外卖骑手不只是“被困在系统里的人”，更是有尊严、有韧性、有自己喜怒哀乐的鲜活个体。

王晚的写作，最动人的是她的“身体视角”。她不用抽象的算法压迫，而是写算法如何具体磨损她的身体：“长期戴头盔导致发际线后移，雨天跑单落下的宫寒让经期紊乱，为了赶时间憋尿导致的尿路感染”，这些身体感受，是算法永远无法量化的生存刻度。王晚在书里写过一次经历：晚上送单到一个小区，男顾客开门时只穿了条内裤，还伸手想帮她拿外卖。她下意识地后退一步，说“不用麻烦，我放门口就行”，转身骑车离开时，手还在发抖。

为什么这种“身体叙事”如此重要？不妨看看数据：2024年中国外卖骑手总量超700万，其中女性骑手占比不足10%。多数关于骑手的报道，要么聚焦“男性骑手的速度与激情”，要么用数字讲述他们的生存状态，却很少有人关注女性骑手的特殊困境，王晚的文字填补了这个空白。

《跑外卖》里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北京算法世界，一条是山东观城老家的人情世界。王晚在这两个世界里来回穿梭，却始终找不到真正的安心之所——在城市里，她是外来的骑手，租住在城中村的隔断间里，随时可能因为涨房租或查消防而搬家；在老家，她是“离婚的女儿”“跑外卖的姑娘”，承受着乡亲们议论和家人的不解。这种“悬浮感”，不是王晚一个人的困境，而是一代城乡流动者的共同生存状态。

书里写她回家收麦子的段落，特别让人动容。她穿着从北京带回的旧衣服，跟着母亲在地里割麦子，邻居婶子问她“在北京干啥工作呀”，她犹豫了半天，才小声说“跑外卖”。婶子没再追问，却在背后跟母亲说“一个女孩子家，在外面跑外卖多危险，不如在家找个正经工作，再嫁个人算了”。母亲把这活转告给王晚时，她心里又委屈又愤怒，却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她知道婶子是“好意”，可这种“好意”里藏着偏见，却像针一样扎在她心上。王晚在书里写道：“我在城市里不怕风吹雨打，不怕系统罚款，却怕老家亲戚的一句‘为你好’。”这句话道破了很多城乡流动者的心声：我们能对抗城市里的生存压力，却难对抗故乡的人情枷锁。

书里写她从“新手”变成“熟练工”的过程，特别有力量。王晚在书里写道：“当我能熟练地避开堵车路段，能跟商家和顾客顺畅沟通，能靠自己的努力赚到足够的钱时，我突然觉得，自己也是很厉害的。”这种“厉害”，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成就，却是一个底层女性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感。